

剑 岛 行

赵 鰲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雪花儿.....	1
剑島行.....	6
永生的怀念.....	14
墙.....	19
紀 念.....	25
刀.....	32
忆张老汉.....	38
羽音頌.....	43
神枪姑娘.....	48
人民的海洋.....	57

雪 花 儿

西北风吼叫了一夜，醒来却没有一点动静了。推门一看——啊！真是个“推门雪满山”，好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色！飞来一片雪花，落在睫毛上，一股透心的凉意使我猛地颤抖了一下，眼前突然出现了剑岛上岑磊同志的影子。有风拂面而过，那影儿一变，一位身着破衣的中年妇人代替了岑磊。我的心一动，再也不能平静下来。一首悲壮的乐曲，在我心中鸣奏起来……

……暴风雪带着饥饿和穷困，猛烈地敲打着岑硬那摇摇欲坠的草房。他痴呆呆地蹲在无门的门口，拚命地吸着那早已熄灭了的小烟袋，望着那大雪筑起的白幕。狂风象一个司幕人，让幕后的幻影一个接着一个映现在他的面前：

——惨死在财主鲁夫子马蹄下的老父亲，带着满眼的红丝，满身的血痕，一步一个踉跄向他走来。他似乎听到父亲那沙哑的声音：“你记得你的名字吗？硬儿！你比石头更……”父亲的影子被狂风卷走了……

——一个全身淨光的孩子在风雪中向他跑来。那孩子冻得周身发紫，一边跑着，一边大声地嚎叫，好象有人在追赶他……

“儿子！我的儿子！”岑硬失声地喊道。

“你……你喳喳什么？”怀孕八个月的妻子腊梅在土炕上問。

“我，我看見咱的儿了！”

这几个字随着岑硬的烟袋鍋敲門框的当当声，传到了腊梅的耳朵里。她眉头一皱，脸上掠过一絲辛酸的笑。她把祖輩相传的那床破棉被往身上拉了拉，說：“我冷，你点上把火吧！”

三天沒露火苗的鍋台前，几根茅草被寒风吹的乱轉。岑硬走过去，一脚踏上鍋台，从早已露天的房角上撕下一把草来，放在炕前点燃起来。沾滿雪花的房草虽湿，但被风一吹，火苗儿倒更加旺盛。腊梅围着那床破被，半截身子艰难地探出土炕；火光把她那蒼白消瘦却流露着坚毅神色的臉膛烘紅了。

岑硬就地坐下，望着妻子，說：“魯家該不会再来人了吧！”

腊梅把手伸到火堆里，然后抽回来伏在肚子上，說：“咱們要有儿了，怕他們什么！你呀！”

“多一个背債的罢了。”岑硬拨弄着火堆說。

腊梅把被子一掀，有些生气，她說：“是多了一个还債的！”

“多了一个还债的？”鲁夫子乘着恶风，穿着长袍皮袄闖进来問：“在哪？”

岑硬站起来，退后一步。腊梅却跳下土炕，指着自己的肚子，說：“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！”

鲁夫子长袖一甩，逼近一步，冷冷一笑，說：“怕不在那里吧？”他說罢，又往前挪了一步，正巧踏在火堆上。一支火苗猛地跳起，落在他的长袍上。鲁夫子猛地一抽腿，向門外吼道：“小子們，进来！”五个大汉一堵墙似的堵住了岑硬那无門的門洞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老爷！”岑硬又后退一步，小声地問。

鲁夫子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紙条，說：“还账的在这里哪，穷种！”說罢往后一招手：“带走！”

不容分說，五个大汉上来，把岑硬綁定了。

腊梅直盯着鲁夫子，問：“怎么，要搶人？”

“不！”鲁夫子拖长了音調說，“三斗半谷子，他替我外甥出丁了。带走！”

腊梅一把抓住鲁夫子那只藏在皮袄袖子里的胖手，說：“放屁！”

鲁夫子抬手把腊梅甩在火堆里，說：“看着你的火吧，它，要灭了。”

腊梅爬起来，把岑硬的几件衣服包好，塞到他的怀里，轉身将炕上的半領草席扯下来，扔在火堆上，說：“老爷，它，灭不了！”

鲁夫子一怔，連退了几步，狠狠地說：“这，这还没

完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腊梅說着走过魯夫子的身旁，把鍋台上的一个水瓢、两个黑碗放在一个破筐子里，順手拾起一根木棍，昂起头問：“这完了吧？老爷！”

“人带走，房子給我烧了！”魯夫子喊着，长袖一甩走了。

好大的风雪啊！

岑硬被带走了。岑硬的邻居們聚集在他家的門口。他們望着面似木雕、目似烈火的腊梅。腊梅的心，象埋在雪下的麦苗；腊梅的身，似正在燃烧的草房。她想喊，喊不出；她有話，难出口。腹內的胎儿一动，她伏在了一位老妇人身上。

“你哭吧，孩子，哭吧！”老妇人說。

腊梅抬起头来，望着燃烧的房頂，看着热火烤化了的雪花，說：“我的眼泪再多，也多不过它們呀，大娘！雪花儿在替我哭哪！”她說罢挎起那个破筐子，迎着暴风雪走去！好象她周围沒有一个入；好象她前面被綁走的不是她腹中儿子的父亲；好象她背后燃烧的不是她生活了半世的草房；好象……不！此时腊梅的心已飞出了她的胸怀，飞到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……

她走着。暴风雪复盖了洁白的雪地上她留下的那些歪歪扭扭、深浅不一的脚印，好象这里从来沒有人走过，什么事情也沒有发生……然而，远处丈夫背上那小包裹隱約的映入她的眼帘，漸漸地看不見了，只有那燃烧着的草房，依然紅

光触天……

是风雪，还是泪水，挡住了腊梅的視線？

她走了，在暴风雪中，走了，走远了……

风停了，雪也停了，茫茫的大雪复盖了大地上的一切，
大地平靜下来了。

然而，一个婴儿的哭声冲破了一切，新的生命誕生了，
人們看到，在三块岩石下面，用破棉袄裹着一个冻得发紫的
小男孩。他的母亲已被白雪深深地埋起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
一个嘴巴……

“爸爸！”我的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边。我抱
起孩子，看着她透紅的小脸，望着在朝霞下閃耀着奇異光澤
的片片雪花，呵！雪花儿笑了……

1962.1.13写
11.1改 济南

劍 島 行

夕陽浮在海面上，天空一片醉人的紫金色。海水翻騰着，浪頭里夾雜着黛綠色的海草和沒有來得及游回大海的小魚，還有那落日的余暉和從沙底里翻上來的黃色的泡沫。

船一開動，就被那帶有咸味的、潮濕發粘的霧氣包圍了。往前看茫茫一片；往後看一片茫茫。船兒裹一身輕紗，在海水的簇擁下徐徐往劍島駛去。然而，我的心却早已飛下小舟，乘着此起彼伏的海浪，飛向了劍島。

啊！劍島……

八年前，我也是坐着這樣一只小船，隨着來這裡“安家”的一班解放軍戰士，來到這座遠離大陸的無名小島。那時，除了軍用地圖的說明告訴我，這是一座無人居住的荒島之外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“關於這座島，你知道些什麼？”我問班長岑磊——這座島的未來的主人。

這位沂蒙山區農民的儿子笑了笑，望着滔滔的大海說：“那是祖國的海上前哨，祖國需要我們去。”他停下來，用一

双大手捂住嘴。

“晕船嗎？”我問。

他摇摇头，却說：“我这是第一次見海，好大呀！”說罢，把身子背向我，对着大海吐出一大口口水来。

“你晕嗎？”他轉过身来問我，并且递給我一包仁丹。好象刚才吐了的是我，不是他。

我把仁丹給他几粒，他却摇摇头，說：“不要。吃了仁丹当时舒服点，过后还要吐的。沒啥，以后慢慢会习惯的。”

接近黄昏，船靠近了小島。因为这里根本沒有碼頭，船在海灣里打了几个圈，却靠不上岸。岑磊拿着一根粗繩蹲在船头上，一言不发。突然，他把繩捆在腰間，对船上的一个战士說：“鉄宝，拉紧繩，我下去看看。”

我一把沒拉住，他已跳了下去。我喊：“岑磊，你会水嗎？”

他在过腰的海水里喊道：“下来就会了。”

我的水性虽不好，但看来比他要强些，便脫掉外衣跳下去，游到他的身边。“这是大海，要小心！”我說。

“不怕它！”他一句話剛說完，一个白色的浪峯迎面扑来。我刚想說“跳”，他却迎着浪头，张开大嘴，喊道：“好大的浪呀！”浪头一过，他順势捧起一捧海水尝了尝，說：“好咸呀！”

又是一个浪头，我們被打上了岸，打在了松軟的沙灘上。岑磊順势躺在海滩上，象小孩子似的打了一个滚，站起

来，脫掉衣服，把双腿深深地埋在沙窝里，对我說：“老赵，你来抱住我的腰，咱們俩当活桩，讓同志們順着繩子上来。”接着他又喊：“喂！同志們，到家了，快把船靠过来，人順着繩子上岸。”随着他的喊声，战士們一一跳入水中。靜靜的海灣里，頓時出現了一座人桥。几只大胆的海鷗排成两行，在人桥的两旁穿飞；一只海鷹，沾水击空，展翅掠过。岑磊带动着战士們，战士們身后拖着三只小船，滾滾海浪向前推来……

人登上了海灣，船靠上了海岸，岑磊吐了口气，从沙窝里拔出双腿，仰望着面前的小島，說：“好陡的山呀！”

山的确陡得很。遍地杂草丛生，地面上鋪滿了長年的落叶，踏上去象走在棉花包上似的。战士們手拉着手往前走。前面被杂草和枯树堵住了，岑磊便抽出隨身携带的镰刀，砍一陣再爬。一边爬，一边說：“宝地呀，宝地！盖房子，不缺大梁；做飯吃不缺柴草。”說着突然停下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同志們，水！”原来在两块鋒利的岩石之間，有一条小溪。战士們把水桶传递过去，接滿了水，又繼續前進了。又爬了好一会，終於到了山頂。人們站定，举首望，头似触天；低头看，山間还繞着团团白云呢！

“同志們，”岑磊說，“你們看，这島象不象一把长剑，唉，宝剑呀！咱們就叫它劍島吧！”

我說：“这島象剑，你們也象剑，这里就是保卫祖国的宝剑了！”

“老赵同志說得有理。”岑磊想了想說，“不过，現在这把

剑还有锈。你们看，这乱七八糟的。”他四周巡视了一番，接着说：“来，同志们，这里搭帐篷，这里安伙房，那边是厕所。别笑，厕所很重要，把粪便留起来，我们要种地，栽树，养花呢！来，第一战斗小组搭帐篷；第二小组做饭；第三小组的同志们跟我来打扫一下环境卫生。同志们，让我们把这把保卫祖国的宝剑擦得亮锃锃的，让同志们看了高兴，让敌人看了心惊胆寒！”

夜来了，天与山融成一片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海风怒吼着，海水猛力地拍打着海滩和岩石。我闭着眼睛，久久不能入睡。睁眼往外看，觉得自己是置身于云雾之中了。摸摸岑磊的铺，空着。我连忙爬起来，走出帐篷。啊！好大的雾呀！仔细看，一个人面对着大海笔直地站在一块岩石上——是岑磊。

“你怎么还不休息？”我走上去问。

他没有马上回答我，却拉起我的双手，让我坐在那块石头上，说：“我在想，上级把这样重要的地方交给我们，把一把革命的宝剑交给了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首长不是说，你们先来住下，需要什么，可以写个报告，他们一定帮助解决吗？”

“我不是说困难。”他说，“你看，遍地是石头，可以盖最结实的房子；山上能长树木杂草，就能种粮种菜，条件是很不错的。当然要下实力，要干才行。”他停了停又说：“我看实实在在地干它个一年半载的，这里就会改变模样。”

“现在就开始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还等什么呢？”他說，“今天晚上先看看地形，明天一早就干起来，我們要赶着時間跑呀！”

这一夜我們沒有睡，围着劍島轉了不知多少圈，一直到海上日出。當我們坐在那块大石头上，望着火紅的太阳升出海面时，岑磊語意深長地說：“我們干革命的心要象海水那样，永远不知疲倦！”

.....

一个浪头打来，小船跳上了浪尖，我的心又回到了八年后的今天。

“劍島！”不知哪位同行者喊了一声。

我往前看，惊住了：难道这就是八年前我来过的劍島嗎？小船往前駛去，迎面有一条不太寬、全是用玉石般的卵形石块砌成的碼頭。順着碼頭，一条弯曲的、很寬的大道直通山頂。一片茂密的松柏之間，夾雜着几株全开着紅花的树木衬在青山白云之下，給人一种壯闊开朗、巍然秀丽的印象。山頂上，八年前我和岑磊坐过的那块岩石上，写着“三面紅旗万岁”六个大字。

船还没靠碼頭，我的心再也耐不住了，就象八年前那样，一下子跳下了船，往碼頭、往劍島跑去。

“那是誰？”随着这銅鐘般的喊声望去，从山頂上飞也似地跑下一个人。他穿着一条灰色的短褲，光着絳紫色的背膀……我更惊住了——是他？是岑磊！我跑上前去，岑磊也認出了我。他大声地說：“原来是你呀！老赵！”說着，在我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两下。

“岑磊同志，你还在这里？”我问。

“他是来走‘娘家’的。”一个上等兵笑着说。

“我大前年就复员了。回农村后，每年要来一次。”岑磊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感情十足地说：“老赵，一年不来，这心里就想呀！走，我领你看看咱的剑岛。”

“不！”我激动地说，“让我自己走，慢慢地看。”

我顺着山道往上走去，仔细辨认着八年前爬过的那条小路。但是现实和我的记忆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了。山腰间有很多块不大的梯田，田里那披着金黄色细发的玉米；沉甸甸的富有弹性的谷穗；在海风吹动下悠闲地摇曳着。每一块梯田的四周，都有盛开的鲜花。赤红的美人蕉昂首扬颈；淡紫色的牵牛花吹着自己的喇叭，满身带刺的月季，卫士般地挺立着……。再往前走，还有很多小方地，但这里光滑的连一根草也没有，几个赤紫色脸膛的战士，全副武装，顶着火球般的烈日在练射击。接近山顶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突然被什么照的有些恍惚，岑磊看到我的样子笑了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指着那散出耀眼的光芒的一湾死水问。

“淡水养鱼池。”岑磊说，“别看这里远离大陆，但是能吃到黄河的鲤鱼呢！”

越过淡水养鱼池，穿过稠密的树丛和几个哨所，显出一条小道。一排排整齐坚固的房屋出现在面前。房屋从根基到屋顶全是用石块砌成的。座落在一片菜地中央的那座房子的正面，用红岩石砌着八个大字：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。在

这八个字下面，又用玉白石砌了“食堂”两个字。我在門口往里一瞧，三个穿白衣戴白帽的炊事兵正在做豆腐呢！我不禁拉起岑磊的手，問：“这就是当年那个伙房的所在地吧？”他摇摇头說：“不，当年的伙房在那儿！”我順着他的手望去，眼前又显出一所特別高大的房子。这所房子的屋頂上，用五顏六色的貝壳砌着“御敌的堡垒、生活的乐园”几个字。細細看去，这几个大字变成了两个人：一个是手执步枪正視海洋的卫兵；一个却是手执竹板正在演唱的演員。再仔細看，好象又不止是两个人，而似乎是一群斗志昂揚，精神焕发的士兵……

“这是俱乐部吧？咱們进去看看。”我对岑磊說。

俱乐部里真是琳瑯滿目。有小圖書台、乒乓球台，音乐室，棋类室等，不过最惹人注目的还是正面墙上毛主席象下那几面光荣旗帜——“建島英雄”“海上堡垒”“革命的宝剑”等和历来模范人物的照片、光荣事迹。岑磊的照片被列在第一位。

走出俱乐部，迎面有两棵我叫不出名字的树。我問岑磊。他說：“这是柿子树，我們沂蒙山区的柿子树。是我复員前托我父亲捎来的。”

“結柿子嗎？”我問。

“头两年有点水土不服，可是从去年开始結果了，一到秋后，那黄澄澄的柿子，象金鐘似的吊得滿滿的哪！”岑磊高兴地說。

俱乐部对面就是一排朴实坚固的宿舍，再往前走就是剑

島的正面大門了。我虽然有点劳累，但是在松柏树枝搭成的大門两旁的一对獅子吸引了我。獅子是用貝壳砌成的，脖子是紅色，身子是黃、白两色，尾巴是黃色中夹了点黑色，眼睛却是用两个墨水瓶做成的，看去象眞的一样。特別是那一双眼睛，迎着阳光，射出两道逼人的光来。……

“这是誰搞的？”我問。

“前年我来，和大家一块弄的。”岑磊說。

我和岑磊在雄獅面前久久的佇立着，不知說些什么才好。

八年前，岑磊同志說劍島这把“劍”还有鏽，而今天，它不仅是“亮錚錚”，而且挂上了如此多娇的彩穗……

对着雄獅和岑磊，还有那一群年青英俊的战士們，我想：如今的劍島，除了象一口宝剑守卫着祖国的海岸外，不也象是一头雄獅守卫在祖国的大門前嗎！……

1961.7.27急就
9.18 改 济南

永生的怀念

趁休假的时间，我回到了离别十二年的故乡。

下了火车，天已黄昏。夕阳把西天染的赤红。透过茂密茁壮的松树林，几幢高大的灰色瓦房，披着金黄色的顶子，显得特别醒目。但这一切对我是陌生的，这就是我十二年前那茅屋草棚连片的家吗？这变化是多么的大呀！

走出车站，象投进了慈母的怀抱一样的兴奋、激动。热心的拉车工人和旅店服务员问我要不要坐车，要不要住店。我一一回复他们说：“不，谢谢！不！我是芝兰庄的。走三里半地就到家了。”对我这番回答，他们都投以好奇的目光。噢！我的话太多了吗？不！要知道，我十二年没有见到你了，我的故乡，我的故乡的人们呀！

我把简单的行装背起，刚要迈步，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：“老张！”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个不相识的人。这人头戴一顶很新的军帽，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衣，足下是一双半旧的黄力士鞋。消瘦的脸上长着一双明亮、逗人的眼睛，右眉微微升起，给人一种清秀英俊的感觉。

“您……”我知道他認錯了人，因为我不姓张。

“我……对不起，認錯人了。”他說着，难为情地将手从我的肩上拿下来。我发现他的左手似乎少了两个指头。他大概觉察到了我的視線，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又說了几声对不起，走了。

等我猛然感到这人似曾相識，再看时，他已淹沒在候車的人群里，看不到了。我不顧旅客們白眼相視和低声的不滿，在人群里挤来挤去，但連他的影子也沒有看到。我去找車站广播員，小姑娘問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答不上——我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啊！……

我踏上了回家的路，然而我的思潮却把我拉回到了十年前的一次战斗中……

那是一个冬天，虽然沒有下雪，天却冷得很。片片土地裂开寬大的口子，寒风把地下的落叶尘土都刮光了。

攻城的战斗就在这样的時候打响了。

我們电话班的十几个同志，有的分到团里，有的分到营里工作去了。师部里只剩下我和我們班长，还有守机員王志海。

天将拂晓，寒气逼人。部队經過一夜的外围战斗，这时都休息了。昨夜通宵的查綫任务，累得我倒下来，拉上棉大衣睡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蒙眛中听見班长在叫我。我急忙爬起来。外边的炮声响得挺紧，蔣匪軍开始反扑了。王志海对